

## § 山雨欲來(1)

431BC 底比斯(Thebes)夜襲 Plataea，反被屠殺或俘虜，從此結下樑子。

429BC ArchidamusII 率領斯巴達軍隊開啟圍城之戰，建圍牆、斷糧食，加上心理戰，雅典被瘟疫拖住無力支援，眼看 Plataea 即將被滅，但 Plataea 人誓不投降。

黃昏時分，希俄斯的市集還未散去。海風從港口吹上來，帶著鹽味與魚腥，攤販的聲音卻比往日低了些，像是被什麼無形的東西壓住。

一名皮膚黝黑的水手靠在酒攤邊，手裡握著半杯摻水的酒。他說話時不看人，只盯著杯中那點晃動的液體。

「我從 Boeotia 過來。」他說，「沒有進城，只是在外面繞過。」

旁邊有人嗤笑：「誰還進得去 Plataea？」

水手沒接話，過了一會才慢慢說：

「他們還在守。」

這句話沒有帶來安慰，反而讓空氣更沉。

一個年輕的傭兵插嘴：「雅典會救吧？」

水手抬頭看了他一眼，眼神像是在衡量什麼，最後只搖了搖頭。

「他們的牆還在，」他說，「人也還在。只是……」

他停住了。

「只是什麼？」有人追問。

水手用指節敲了敲杯沿，聲音乾脆而空洞。

「只是城裡的聲音，變小了。」

沒有人立刻理解這句話。

「什麼意思？」

「你站在外面，本來能聽到很多聲音——鐵器、喊話、犬吠。」他頓了頓，  
「現在沒有那麼多了。」

一個老商人皺眉：「那是因為他們在節省力氣。」

水手沒有反駁，只是把酒喝完。

「也許吧。」

他把杯子放回桌上，站起來時，身影在夕光裡顯得有些搖晃。

「不過我見過這種情況。」他說，「聲音變少的城，通常撐不久。」

這句話落下來，像一粒石子掉進水裡，沒有激起浪花，卻讓每個人心裡都起了細微的震動。

人群慢慢散開，有人繼續討價還價，有人裝作沒聽見。遠處傳來羊群的鈴聲，  
規律而無意義。

希波克拉底站在陰影裡，沒有說話。

他看著那只空杯，像是在看一個被掏空的東西。

他忽然意識到一件事——

城牆仍在，守軍仍在，但有些東西，已經先於死亡離開了那座城。

他沒有再聽下去，轉身離開市集。海風迎面吹來，帶著夜的涼意。

他在心裡默默算著什麼，卻發現那不是一個可以算完的問題。

夜色已經落下，Chios 港口的火把一盞盞點起來，光在風中晃動，像是不穩的呼吸。

市集外緣，人群圍成一個不規則的圈。

有人低聲說：「是從 Plataea 逃出來的。」

那人坐在地上，背靠著石牆，披風已經破裂，腳上還沾著乾掉的泥。他的手一直抓著一塊硬得發黑的麵餅，卻沒有咬。

一個好奇的少年問：「你們是怎麼出來的？」

那人沒有立刻回答。他先看了看周圍的人，像是在確認這裡沒有城牆，沒有敵軍，沒有同伴。

然後他笑了一下——那笑意很短，幾乎像是忘記怎麼笑。

「晚上。」他說，「風很大。」

「我們用繩子，越過他們的圍牆。」

有人插嘴：「斯巴達的圍城那麼密，怎麼可能？」

那人抬頭，眼神忽然變得銳利。

「因為他們也累了。」

這句話讓周圍安靜了一瞬。

「不是只有城裡的人會累，」他慢慢說，「圍的人，也會。」

他頓了頓，像是在回想什麼。

「那晚他們守得鬆。我們就跑。」

「你們幾個人？」有人問。

他看著手中的麵餅，指尖微微用力，把它捏出裂紋。

「開始很多。」

「後來呢？」

他沒有回答。

風從港口吹過來，火把的影子在他臉上跳動，像是把他的表情切成幾塊。

過了很久，他才低聲說：

「有些人跌下去。」

「有些人被發現。」

「有些人……停下來了。」

他說到這裡，喉嚨像是卡住了一樣，再也說不下去。

那少年還想再問，被旁邊的人拉住。

氣氛開始變得不自然，有人咳嗽，有人轉開視線，好像突然對別的事情產生了興趣。

那人終於把麵餅抬到嘴邊，咬了一口。

他咀嚼得很慢，很用力，像是在對抗什麼。

「城裡還有人嗎？」一個老聲音問。

他停住動作。

「有。」

這個答案來得很快。

但他沒有再說下去。

希波克拉底站在人群外側，靜靜地看著。

他沒有擠進去，也沒有離開。

他注意到一件事，那人說話時，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守住」或「勝利」。

甚至沒有提到「明天」。

只有「那晚」。

好像時間，在那一刻之後，就停止了。

有人終於忍不住問：

「那你為什麼跑？」

這問題一出口，周圍立刻安靜下來。

那人抬起頭，看向問話的人。

那一瞬間，他的表情不再疲憊，也不再空洞，而是一種近乎冷靜的清醒。

「因為我知道，」他說，「我們已經不在被救的那一邊了。」

這句話像一把刀，沒有聲音地落下。

沒有人再問問題。

希波克拉底轉身離開。

他走過港口，腳步不快，卻沒有停。

海面一片漆黑，只有遠處零星的燈火。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圍城並不是用來擊敗敵人的。

而是用來讓一群人，在還活著的時候，先一步離開「世界」這個秩序。

城還在，人也還在，但他們已經不再被計算在任何未來之中。

## § 密謀

夜已深，希俄斯城外一處榨油作坊的後室，門窗緊閉，只留一盞低矮的油燈。

橄欖壓榨過後的氣味還殘留在空氣裡，混著潮濕與木頭的味道。

五個人圍坐，彼此之間沒有寒暄。

最年長的那人先開口，聲音低而穩：

「Plataea 還在撐。」

沒有人回應。

這句話在這裡不是消息，而是前提。

另一人用指尖在桌面畫著什麼，像是在算距離。

「撐著，不代表還有選擇。」他說。

角落一人冷笑：「你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選擇？」

「我是說，」那人抬頭，「他們以為有。」

短暫的沉默。

第三人終於開口，他語氣較急：

「我們不能等到像他們那樣，被圍起來才討論。」

「誰會圍我們？」有人反問。

這問題沒有得到回答。

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有答案，只是不願說出來——雅典。

「問題不在圍城，」最年長者說，「在於我們站在哪一邊。」

「或不站。」有人補了一句。

這句話引來幾聲輕微的嗤笑。

「現在還有不站的可能？」另一人反問，「你以為這是市集買賣？」

那個一直沉默的男人終於動了。

他從披風內側取出一小袋東西，放在桌上。

聲音很輕，但所有人都看過去。

他沒有打開。

「我最近見了一些人。」他說。

沒有人問「誰」。

這種場合，問了反而顯得不懂規矩。

「他們不關心我們是否獨立。」他繼續說。

「他們只關心一件事——」

他用手指輕輕敲了敲那袋東西。

「雅典會不會因此受傷。」

房間裡的氣氛微微收緊。

「你在說波斯帝國？」角落那人低聲問。

男人沒有回答，只是把袋子往前推了一點。

油燈的光落在袋口，一抹暗金色閃了一下，又消失。

沒有人伸手。

這比爭吵更真實。

「他們會給多少？」終於有人問。

「夠讓我們開始，」那人說，「但不夠讓我們結束。」

這句話讓幾個人同時皺眉。

「意思是？」

「意思是，」他看著眾人，「一旦我們動了，就只能繼續動下去。」

最年長者緩緩點頭。

「這才合理。」

他看向其他人。

「沒有人會出錢，讓別人隨時可以反悔。」

有人開始不安地敲桌。

「那斯巴達呢？斯巴達會來嗎？」

那男人笑了一下，笑意很淡。

「他們會來，」他說，「但一定是在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之後。」

這句話落下來，像是把最後一層遮掩揭開了。

房間裡變得很安靜。

「所以我們現在的選擇是什麼？」那個急躁的人問。

沒有人立刻回答。

油燈發出輕微的爆裂聲。

最年長者慢慢說：「不是選擇要不要動。」

他停了一下，看著桌上那袋尚未被觸碰的金子。

「而是選擇——」

「什麼時候，讓自己變成下一個無法回頭的城。」

這句話說完後，沒有人再說話。

但有一隻手，終於伸了出去。

門外的風輕輕吹過，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後記：

在伯羅奔尼薩戰爭中，Plataea 是波奧堤亞(Boeotia)區唯一支持雅典的城邦，位於雅典與伯羅奔尼薩的通道上，控制它就控制路上交通，斯巴達表面上是為了討好底比斯，其實不是因為 Plataea 站錯邊。

圍城、斷糧、心戰喊話。當前美國對伊朗也這麼幹。

427BC 夏秋，Plataea 被滅。男子全部處死，女人被賣為奴，城市夷為平地。